

儻游浪語摘要



民國二十年二月初版三千七百冊

近代筆記果報叢錄
果報叢錄 儵游浪語摘要

近代筆記果報叢錄

(一) 紀文達公筆記摘要

(二) 寅畏室筆錄

(三) 儵游浪語摘要

(四) 虞鐸筆記

(五) 俞曲園筆記摘要

餘待續佈

歡迎重印
以廣流布

(流通處)

佛教淨業社流通部

上海赫德路十九號

上海北火車站寶山路口

佛學書局

(藏版處)

國光印書局

上海新大沽路甯成都路口

電話三三七四三號

佛教淨業社流通部五十元(半數印虞鐸筆記)

印光法師一百元(半數印虞鐸筆記)

佛學書局一千本

無名氏二百本

龔安倩一百本

陳生之一百本

至善堂三百本

陳克立一百本

陳廣之一百本

張隱農四百本

重印價每千冊
大洋五十餘元

原序

莊生以儻魚從容爲樂。非從容。殆難言樂也。余自來
濠梁。日敝敝於案牘。近且患失眠。然宵深籟寂。追憶
見聞。天人之際。穆然神游。若不知勞且病者。則未嘗
不從容也。而反躬內省。益憂且懼。樂果在乎從容邪。
書而質之當世。儻亦有掩卷俯仰而怡然自樂者邪。
丙寅人日。監利傅向榮壑琴甫譔於鳳陽法院。

儵游浪語摘要

監利傅向榮鶴岑原著

△晉書多采小說。頗爲後儒所訾。然體例固貴謹嚴。事蹟又豈可湮滅。尙書爲史氏先河。而說命金縢。何嘗諱言神異。遷史兩漢所載。蒼犬入掖。神爵集郡。以及欒巴左慈。蔡順姜詩妻事。不一而足。何獨於晉書而異之。尤可怪者。王祥傳雙鯉躍冰。黃雀入嘉。明明至誠感神。而新學家笑爲迷信。講學家鄙爲語怪。若惟恐世人信誠孝之可以格天者。其用心真不能以常情測矣。邑北胡章并。人呼字音如此未詳其義少孤。母苦節。撫以成立。家貧甚。傭以供母。光緒庚子歲大旱。無所覓傭。日惟刈薪易米。以給饘粥。值歲除積雪。無以爲炊。乃冒雪行乞。而十室九空。推食者鮮。抵暮得米才半勺。心恐母饑。蹙蹙而歸。行至曠野。天忽霹靂。覺空中有物跼跼墮。視之則百餘飛鳧。觸電而死者也。以別無人知。獨往返。盡取鬻之。母子賴以全活。夫冬雪震電。事所僅見。電殺飛鳧。世尤罕聞。又必在於野。又必墮其前。此豈可曰偶然者。恐程朱復生。亦不能謂無鬼神也。

△鳳陽某甲夫婦偕父與弟演花鼓於蕪湖。淫詞穢褻。害中人心。流氓胡三。因與婦通。錢老八。惡丐也。婦亦私焉。而胡莫之知。意欲殺婦全家。而取以爲妻。商之錢。錢固暱婦。欲自娶。而藉其技以獵食也。則佯允之。且糾黨李傻子許四吃叭楊五。乘夜殺某父子三人。令胡負婦而趨。猝出不意。刃貫其腹。立死。遂挈婦逃往宣城。後諸犯就捕。余見許年甫二十。意必爲錢所脅。思得其情而活之。奈許堅不肯承。而衆證俱確。遂均論死。行刑時。錢泣呼許曰。我負汝。今悔無及矣。此案死者八人。胡最淫兇。而報亦最速。某甲等罪僅誨淫。而死狀太慘。故諸兇皆難免實抵。冥冥中殆有主宰。惟許犯則非無可生之法。吾竟求之不得。味歐陽崇公之語。死者與我均不能無恨。又未可委諸冥冥矣。

△光緒丙午秋。余病溫瘧。醫者誤用柴桂。至九月初八日。覺心腹如熾。求死不得。午後恍惚至一官廨。罪囚環跪階下。慘狀不忍入目。堂上一人公服坐。旁立小吏呼余前。授一冊閱之。籤署德渡。揭視將半。余名在焉。下註事多明察。中少誠實。餘則字小而多。未及細閱。吏卽持置案上。甫出廨。似聞遠遠有哭聲。須臾覺在耳邊。目乍啓。則

歛具悉備。蓋氣絕多時矣。旋蒙游君敬山王君煥章以大承氣湯治愈。後聞內子言氣絕時。面色蒼黯。體僵如冰。不圖復有今日也。此事若以爲夢。則當時神經已失知覺。自無從留此印象。何以事後歷歷如繪。神明詔我。實無可疑。先慈在時。恆以待人過刻。語言不謹爲戒。正與神訓重規疊矩。二十年來。力求糊塗。而恆慮人謂真爲糊塗。力戒權術。而必謂我非不知權術。不特辜負神德。亦且違犯家誡矣。蕭瑀曰。地獄之設。正爲此人。

△童時。性最魯鈍。塾師龔漸達吳季平楊志堂諸先生。恆謂此子厚重。當能載道。洎成童後。酷好袁隨園書。慕其風流跌宕。變本加厲。竟至下流忘反。語言文字得罪名教者尤多。嘗謂隨園得子雖遲。而身名俱泰。白髮齊眉。蕩佚亦復何傷。後閱桐城蕭敬孚書廬江李子鶴事。隨園前生本一高行道士。塵心偶動。降謫人間。死後。上帝怒其迷失本性。違犯戒律。以前世道力尙深。薄譴轉世爲子鶴。讀書見隨園名字。必塗抹刮剔。遇隨園著作。必購而焚之。躬躬端謹。色戒尤嚴。年三十。客死金陵。遺一子。亦旋殤。乃知隨園生平享受。皆前生道行之因。子鶴雖深知改悔。仍無救於夙世之業。

也。嗟乎。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撫心自問。縱不永墮泥犁。亦求爲李子鶴而不可得矣。

蕭氏文集未收此篇。余在安慶。覓得其未刻稿四卷。此文在焉。並有附記云。方魯生先生。咸豐丙辰。爲穆談李君之事。穆時年二十有二。尙未知簡齋先生生卒之年。後閱姬傳先生隨園墓誌銘。乃知卒於嘉慶二年。以方先生所言。李君三十之年推之。則當生於嘉慶五六年。而光公律元謂考李君生日。卽隨園下世之日。似乎不免小誤。豈方先生記之未真邪云云。文長不及備錄。

△鳳陽劉姓。莫詳其名。鄉之人呼爲老劉。素病蠱脹。一日死而復甦。云見近村祝小宜。囑寄語其家。多化冥鏹。濟訟費。問何訟。曰。吾祖與顧某訟。已得直。後當知之。顧某者。小宜外舅也。初袁氏稱帝時。民黨謀討之。小宜亦預其役。事敗。拘捕甚急。顧慮其稱貸川資也。勸其不必遠逃。旋就捕以死。其已故祖。恨顧斬其血食。故訟之。冥司然究。不知所謂得直果何取徵也。不一。年。顧腦後生疽。就醫懷遠。死後。舟運屍歸。風浪顛播。潰爛處忽迸裂。而身首分矣。此事在陽律實不能坐以殺人。然客己之財。陷人

於死。律重誅心。不得疑爲淫刑。孫被人殺。而祖必伸訴。足見被髮搏膺。並非左氏浮夸。受冤者雖不自報。亦必有代爲之報者也。

△動物死體。多遺磷質。氫化燃燒。夜暗而光見。俗言鬼火。誤也。然鬼火亦實有之。先王父嘗夜自縣城歸。途遇微雨。忽遙見一燈。高與人齊。飄忽至前。屹然不動。立而視之。有小紅燭。長寸餘。幢幢無焰。以下則朦朧不可悉辨。意欲讓道而行。深恐追襲其後。欲舉杖擊之。尤慮激怒爲祟。相持逾刻。適有催租吏某。遙呼爲誰。甫回首而燈杳然矣。某怪問。頃從燈光下見爲兩人。彼燈與人奚往。告之故。某亦不敢獨歸。乃偕行下榻焉。鬼既能現形持燈。則必能執刀。必能舉火。太平廣記陳勳張進諸事。定非鑿空之談。先王父每舉以爲誡。曰。儻我與鬼有夙冤。爾時寧堪設想。汝曹居心行事。須常思有遇鬼時也。

△泗縣李鎖孜。隨村衆捕魚湖中。得一烏魚。撥刺而脫。爲同村王六所獲。爭奪互毆。以魚叉刺傷六腹。致死。縣判抵罪。覆判因死者理曲。改處無期徒刑。搜神記載李進勅覆舟。諸魚負之水上。並獲黃金二斤。事頗怪誕。然陸清獻三魚堂故事。則必非杜

撰。既能佑德。必能報冤。一魚而幾死兩命。其中自必有故矣。

△懷寧姜甲與弟乙。積不相能。甲常挾長以凌乙。乙偶犯之。則愬諸族長。治以家法。皖省習俗。族法極嚴。有犯上者。往往扑責。會其母死。治喪之費。百計盤剝。迫令鬻產以償。乙忿無所洩。陰

念彼特兄耳。猶能家法治我。我於伊子。則叔父也。殺之寧遂抵耶。誓必絕其後。蓋甲有獨子。質於徽州。因函囑歸襄葬事。迨至家。詣柩前跪伏而泣。乙驟擊殺之。到官。余力言衅由甲釀。且名分所關。總宜寬其一死。因判處無期徒刑。監禁甫三月。會有反獄之變。乙乘夜越城至江岸。輪船適至。方欲附以往申。突聞足下錚錚。則斷餘銀鐺。繞於脛者。忽墜也。邏者捕獲。就地鎗決。漏網已在須臾。而竟難逃顯戮。其爲冤魂索命。理無可疑。余方欲求其生。而鬼神必致之死。而今而後。益信神權之大於國法矣。

△樂令論夢。曰。想曰。因。劉孝標釋想爲周禮之思夢。因卽正夢。則其說遠不及周禮之賅洽。近世科學家。謂夢乃腦中印象不規則之發動。誠極透闢。然或腦中無此印象。而夢知他人隱念。不知科學家將何說以解之。近里王郝姐。中年而寡。歿時遺一女。才數歲。于歸後。先慈春秋已高。幾不復能省記矣。一日。夢郝姐含淚下拜。丐傳語。

其女不可輕生。鄭重再三而別。醒甚異之。然事殊不經。姑託詞招女來。於無人處。媾
軀摩撫。絮絮詢近狀。女不言。而雙淚滢滢。先慈忽正色曰。汝得勿欲死乎。女猶強顏
不承。告之以夢。乃泣曰。邇因某事拂逆。憤不欲生。然實無一人知也。於是溫慰而遣
之。今兒女成行矣。此可見隱念偶動。鬼神卽有聞知。又可見父母鍾情。泉壤猶切顧
復。人奈何忽爾室之旦明。忝所生於興寐乎。

△定遠管呂氏。狡悍而淫。有客民黃小石。偶爲插秧。夫某適外出。卽留小石共宿。夫
兄三德。怒其無恥。次晨。託故逐小石。泊某歸。婦乃哭訴三德。夤夜強姦。憤不欲生。入
夜。伺三德獨臥門外。又百計求死。某止之。則跪泣曰。能殺彼。我投河償命。勿累汝。否
則我獨死。誓不忍辱苟活也。言已。奪門望河而奔。某悲憤交迫。立殺三德。已乃呼曰。
呂氏投河矣。家人人見三德慘死狀。亦疑爲婦所殺。然往撈。迄不得屍。搶攘間。忽見婦
偕三德女哭而來。蓋奪門後。伏窺一一。卽奔往女家。告以某殺其父。命之同歸。意在
令某抵罪。而逕嫁小石也。縣以事上。余密令迅拘小石。嚴訊得姦宿狀。某始悟爲婦
所陷。乃歷歷述如此。提婦。則面無人色。投地乞命而已。此與晉富陽令妾桃英陷孫

元弼事正同。顧彼僅欲殺元弼以滅口。此並欲陷殺其夫。心險而計更巧矣。獨不料小石之被拘。何耶。語云。大巧卽大愚。顧亭林曰。巧召殺。機變者可以倣矣。

△故人子某。七歲卽畢業五經。背誦爾雅。琅琅上口。一日適玩園花。予指牡丹。命屬對。沈思良久。曰。雄黃頗稱。奈聲不諧。其心思縝密。蓋如此。予嘗戲其父曰。人言是兒跨竈。吾恐乃翁將從平地望百尺樓耳。年十二。應童子試。以前茅調覆。終日酣眠。竟曳白出。曰。何物廣文。堪吾束脩耶。後愈長。愈放浪。學亦愈進。詩學四靈。而能避尖酸。字仿張廉卿。亦瘦挺有韻。人無不愛其才。而亦無敢與之近。落魄津門。以宿娼染疾。死。年未三十也。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人物志曰。先觀其平淡。後察其聰明。教子弟者。可以知所務矣。

△太和李友桐。凶暴無賴。服役霍邱某巨紳家。如虎傅翼。鄉愚側目。適紳欲得魯姓一孀婦田。因其夫兄立德有違言。乃招婦至家。數日約成。命友桐率黨送之歸。聲言立德蜚語誣讎。奉令捕治。不得。則毆斃其母。更遷怒約保牌甲多人。逮繫如囚。於是地方譁然。官亦迫於公論。姑拘友桐於獄。旋紳關說。釋之。薦往孫家樓看家。會有潰

兵經其地。又嗾使繹騷索財。而因以染指。後由警備隊拘之。官卒賴紳力。僅科徒刑二年。解赴阜陽監獄。越年餘矣。立德間訴前案。官皆投鼠忌器。後有強項令史某。閱卷怒甚。乃提回付獄待訊。無何。六安刀匪陷城。並圖攻霍邱。匪中有前次潰兵。因曾與識面。潛來約爲內應。友桐允之。事覺。並以軍法鎗決。方某紳之關說出獄也。可謂繫鈴解鈴。躊躇滿志矣。然友桐先不出獄。則末由識潰兵。後雖入獄。亦無謀亂之機。其毆死人命。於律總不至絞。更何論乎鎗決。乃知小人行險。偶徼一時之幸。正鬼神貫盈其惡。使之自速其死。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某紳其亦可自儆矣。

△南陵施張氏。與余紹棠通。夫某隱忍相安。歷二十年。且各抱孫矣。紹棠忽謀殺某。張允之。乃賄宛學道。託故偕某赴城。夜歸。行至峨嶺。殺之。遺屍水邊而返。某有已嫁女。是夜夢其浴血立門外。醒甚異之。旋聞鄰人言。縣官赴峨嶺。驗無名男屍。往觀。則抱屍大哭。旋張亦來。牽女跪官前。泣求緝兇。撫慰再三始已。然女卒不知某之爲誰殺也。一日。張見學道。忽厲聲曰。汝殺我。不償命耶。言訖倒地。猶切齒。語喃喃。屍親遂並拘之官。一訊俱服。而紹棠已聞風逃矣。二十年臥榻尫睡。安之若素。殺機果何自

而起。冤鬼既如此有靈主謀者又何以漏網。然則過去生中。殆必有種種因緣。如王士真之於李生者矣。

△鳳陽愚民。子女幼殤者。多投以飼犬。積習相沿。官不之禁也。余屢欲嚴治。苦難得其主名。一日。霖女偕燮兒自塾歸。光兒方戲庭中。相與踣踴而語。指天畫地。刺刺不休。詰之。則西鄰有女病革。殺而投之城下。彼隨往觀。人藐其幼。而莫之避也。訪知爲常汝敬。卽逮交縣署。嚴治示儆。五齡童子何預人事。顧歷歷見之。而歷歷述之。一若恐余不知。而使之聞之者。此其中必非無故矣。乃聞邑人士有爲汝敬緩頰者。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可慨也矣。

△清光緒中。吾邑有票匪之役。其始由一二不逞者。假種族革命爲名。自湘省潛至朱河。誘惑市井惡少。及愚妄無知之民。蟻聚烏合。盜弄潢池。官軍掩捕。駢首就戮。亦可哀矣。一日。適斬決宋士和等四人。吾族某聞妄人言。飲人血最能養生。乃著皂隸服。混入刑場。每戮一人。急就其頸而吮之。自以爲奇遇也。不一月。卽嘔血暴死於途。羣犬爭舐。族人聞知。始釀資葬之。博異記載王忠憲以弟忠弁爲恆陽所殺。仇不反。

兵。乘吐突承璫擒誅逆黨時。誤食馬奉忠心。猶爲鬼崇而死。況幸人之死。而冀養己之生乎。橫屍路側。與肆市寧復有殊。至犬舐遺血。則較彼四人。又更慘矣。

△蕭山汪龍莊先生佐治藥言云。每辦案牘。無論事之大小。必靜坐片刻。爲犯事者設身置想。並爲其父母骨肉通盤籌畫。始而怒。繼而平。久乃覺其可矜。此與歐陽崇公求生不得之說。正可互相發明。蓋至爲其父母骨肉計。則求其生自無不得者。獨子養親。古律詳之矣。憶辦蒙城桂甲謀殺本夫案。其父先牽連瘕斃。提訊時。搶地號咷。以手自擊其頭者數十。詰之。亦不置答。緣甲本獨子。母老而瞽。其父既死。母將同斃。故痛自怨艾也。余因其幾希天良。尙未盡汨。力主減死。僅以姦婦擬抵。蓋深體先生之言耳。

△莊子上奪烏鳶下與螻蟻之說。誠極曠達。然逐穴見諸上世。孟密傳於埃及。足徵掩骼埋胔。草昧之初。中外已啓其端。而死者有知。卽不能無山邱零落之感也。光緒壬辰冬。許子讓先師村中十數家。屢兆焚如火。或出於篋中。或焰於屋上。一夕數驚。人皆露宿。余偶往覘。坐甫定。忽聞東舍板扉爲火所爇。才撲滅。而樓上火復炎炎。求人皆露宿。余偶往覘。坐甫定。忽聞東舍板扉爲火所爇。才撲滅。而樓上火復炎炎。求

其故而不得。或謂氫化使然。按氫雖助燃。而木質之發火點頗高。門當朔風。從何而著。許師爲言。村多古塚。日久陵夷。牧獸築場。習焉不察。未必非神恫而崇也。乃釀資祈禱。重封馬鬣。自是晨炊夜燎。無復他異矣。晉唐諸儒。動斥墓祭非古。豈知鬼神之情狀哉。

△梁武帝嘗命中使召榼頭師至。時帝適與人奕。欲殺一段。應聲曰。殺卻。奕罷。問榼頭師安在。中使奏曰。陛下頃命殺卻。已誅之矣。此可見生殺予奪。言莫予違。專制之毒極矣。不意民國亦復有之。京師軍政執法處某。世所稱七殺將軍者也。草菅人命。並世無兩。余在都時。途遇檻車。載三死囚。大呼曰。我等何罪。胡不詢便殺耶。蓋被逮時。值某賭負。怒甚。所司就局間請發落。某忿其煩聒。漫應曰。殺了完事。三人遂赴刑場矣。後解職閒居。爲人誘至寓中。數其罪而鎗殺之。變起倉卒。並不及發一言。報應之巧。無過於此者。

△鄉人王紹漢。精拳術。每出必挾利刃。橫行鄉曲。見者股慄。余雖未覩其面。談虎亦色變也。嘗悅一農婦。強污之。且居其室。逐其夫。亦無敢誰何者。飲必醉。噉必豐。皆取

給於族里。讐歎所及。環立唯唯。一日。怒詬其妻。並遷怒外舅。將往刃之。至則已聞風逃。忿無所洩。立火其廬。鄰居燼焉。旋亡命潛江。不數月。知人皆隱忍無敢訴於官者。乃怒馬馳歸。探丸椎埋。如火燎原。會有所需。限族某咄嗟辦。稍稽。卽聲言必有以報。鄉鄰怵於前車。至有舉家宵遁者。其族長清香慮釀巨變。乃佯與狎。醉而縛之。未及到官。自知罪已貫盈。投水死。如此冥頑不靈。自無保全性命之理。然按諸法律。未必卽死。而卒不免於自斃。益足見天網之決不可漏矣。何多行不義者。尙欲僥倖於萬一耶。

△宿縣張殿富殿貴。與兄殿福析產時。父母惡其游惰。獨私厚於福。不數年。富貴皆貧。不自存。迨父母死。殯葬之費。無力分任。擬鬻宅以償。而福又抑勒之。貧憤交集。遂夤夜僞爲盜。殺福全家。而各以一子分繼其產。事發駢誅。產亦蕩然。讞此獄時。或謂其父能知子。余謂三子皆極不肖。而復憤憤焉。使其利害之不相容。其頑嚚可想。其食此報也。亦必非無因。先哲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非惟種福。慮患也亦深矣。△炭素化合物。燃燒於空氣中。或動物呼吸之際。常發生無水炭酸。其質較重於空

氣多沈聚於暗穴幽室空氣不常流通之處。人若久處其中。往往因空氣減少。罹窒息之災。此在科學上本無可疑者也。光緒丁酉。從熊鶴亭先師肄業。曾氏明義齋。值夏月。有某自師家來。宿於廚舍之旁。半夜忽聞有聲類夢魘。衆往視之。則某臥地上。口鼻血溢。移時而醒。自言。此來實因有族人溺死於某處。問應否報官者也。師詰其狀。則意在羅織以圖賄。乃嚴斥逐之。且笑諭諸生曰。溽暑屍易腐。安知非死者惡其貪忍。而崇以示儆者。旁一生曰。此蓋逼近炭爐。中一養化炭使然。余曰。果爾。則何能遽活。殆暗室中多無水炭酸乎。師曰。汝等所言。誠皆有故。然主人房舍多矣。而某獨宿此室。某來此亦屢矣。而今獨有此變。則謂爲鬼神崇之亦可也。追憶前訓。深歎彼時斷斷真乃醯雞之見。

△唐書楊國忠以善擣菹。得入供奉。嘗後出。專主擣菹。計算鉤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由是柄用。此殆仕宦以賭博爲捷徑之權輿。某軍閥極盛時。伺候奔走者。無不以賭博階進。一時有非其地不輸。非其時不輸之說。有某縣令。嘗覬覦一道尹缺。乃夤緣與軍閥博。輸至二萬餘金。同列皆賀。令亦自謂可操左券。不意軍閥忽